







陳勝傳第一張履曰傳次其時之先後耳不以賢智功

類相從如江充息夫躬與蒯通同傳賈山與漢書二十一

路温舒同傳嚴助與賈捐之同傳之類是也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陳勝字涉陽城人師古曰汝南郡吳廣字叔陽夏人也師古

理志屬淮陽勝少時嘗與人傭耕傭耕謂受其雇直而為

夏音工推反傭耕之壘上坼言賣坼耕之壘上坼上謂田中之高處坼者笑而應曰

曰苟富貴無相忘師古曰但一人富貴不相忘也坼者笑而應曰

若為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

哉師古曰鴻大鳥也水居鵠黃秦二世元年秋七月發閭

左戍漁陽九百人師古曰閭里門也發閭左之勝廣皆為





七長師古曰人所聚也行至靳大澤鄉會天大雨道不通

度已失期失期法斬師古曰度謂量計之音大各反勝廣乃謀曰今亡亦

死舉大計亦死等死死國可乎勝曰天下苦秦久矣吾聞

二世少子不當立當立者乃公子扶蘇扶蘇以數諫故不

得立上使外將兵師古曰數音所角反下皆類此今或聞無罪二世殺之

百姓多聞其賢未知其死如淳曰扶蘇自殺故人不知其死或以為不知何坐而死故天

下究二世殺之師古曰如或說皆非也其言我聞二世已殺扶蘇矣而百姓皆未知之故勝廣舉事詐自稱扶蘇耳

項燕為楚將數有功音師古曰無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

在今誠以吾眾為天下倡宜多應者師古曰倡讀口廣以

為然迺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

卜之鬼乎李奇曰卜者誠曰所卜事雖成當死為鬼惡指

鳴祠中即是也如淳曰以鬼道成衆手也怪也蘇林曰狐

曰李如之說皆非也卜者云事成有以然須假託鬼神乃

可暴起耳故勝廣曉其此意勝廣喜念鬼曰此敎我先威

衆耳迺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師古曰罾魚

網也形如仰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鄭氏曰謂竊令人行也張晏曰戍人所止處也叢鬼所

憑也師古曰張說非也此言密於廣所次舍處旁側叢祠

也祠神祠也精謂結起也叢謂草木岑蔚者卒皆夜驚恐且

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師古曰指而勝廣素愛人士卒多

為用將尉醉耳時領戍人故為將尉師古曰尉者其官本尉廣故數言欲亡忿







張楚劉德曰若云張大楚國也張晏曰先是楚為秦滅已弛今立楚為張也師古曰張說是也於是諸

郡縣苦秦吏暴皆殺其長吏將以應勝迺以廣為假王監

諸將以西擊滎陽令陳人武臣張耳陳餘徇趙汝陰人鄧

宗徇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師古曰聚

喻反音材葛嬰至東城立襄疆為楚王師古曰東城縣名後聞

勝已立因殺襄疆還報至陳勝殺嬰令魏人周市北徇魏

地師古曰即滎地廣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廣不

能下勝徵國之豪桀與計徵師古曰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

上柱國鄭氏曰房君官號也姓蔡名賜晉灼曰張耳傳言

也周文陳賢人也嘗為項燕軍視日文穎曰周文即周章

也如淳曰視日時吉凶舉動事春申君應劭曰楚自言習

兵勝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十萬至

戲軍焉師古曰戲水名在新豐東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

徒人奴產子服虔曰家人之產奴也師古曰悉發以擊楚

軍大敗之周文走出關止屯曹陽晉灼曰亭名也在弘農

陽師古曰曹水之陽也其水出陝縣西南峴頭山二月餘

章邯追敗之復走甾池甾音酒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

文自剽軍遂不戰武臣至邯鄲自立為趙王陳餘為大將

軍張耳召騷為左右丞相師古曰勝怒捕繫武臣等家

室欲誅之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



師古曰言為讐不如因立之勝乃遣使者賀趙而徙繫武

敵復與秦無異師古曰徒居宮中示優禮而封張耳于教

臣等家屬宮中也拘而不遣故謂之繫

為成都君趙兵亟入關師古曰趣讀曰促趙王將相相

與謀曰王王趙非楚意也楚已誅秦必加兵於趙計莫如

毋西兵師古曰勿令使使北徇燕地以自廣趙南據大河

北有燕代楚雖勝秦不敢制趙若不勝秦必重趙師古曰重謂尊

也趙承秦楚之敵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為然因不西

兵而遣故上谷卒史韓廣將兵北徇燕張晏曰率燕地貴

人豪桀謂韓廣曰楚趙皆已立王燕雖小亦萬乘之國也

願將軍立為王韓廣曰廣母在趙不可燕人曰趙方西憂

秦南憂楚其力不能禁我且以楚之強不敢害趙王將相

之家今趙獨安敢害將軍之家乎韓廣以為然乃自立為

燕王居數月趙奉燕王母家屬歸之是時諸將徇地者不

可勝數周市北至狄師古曰縣名也後漢狄人田儼殺狄

令自立為齊王反擊周市市軍散還至魏地立魏後故甯

陵君咎為魏王應劭曰魏諸公子名咎咎在勝所不得之

魏魏地已定欲立周市為王市不肯使者五反師古曰反

勝乃立甯陵君為魏王遣之國周市為相將軍田臧等相

與謀曰周章軍已破服虔曰周章即周文秦兵且至我守滎陽城不

能下秦軍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足以守滎陽師古曰悉

遺留也



精兵迎秦軍師古上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可與計非誅

之事恐敗因相與矯陳王令以誅吳廣師古曰矯詐也獻

其首於勝勝使賜田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廼使諸

將李歸等守滎陽城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

臧死軍破章邯進擊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死陽城入

鄧說將兵居郟師古曰說讀曰悅章邯別將擊破之鄧說

走陳銍入五逢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五逢亦走陳勝誅

鄧說勝初立時凌人秦嘉銍人董繆符離人朱鷄石取慮

人鄭布徐人丁疾等皆特起張晏曰凌泗水縣也銍符離

古曰繆音先列反取音趨又音秋慮音盧將兵圍東海守於郟勝聞廼使武平

君畔為將軍張晏曰監郟下軍秦嘉自立為大司馬惡屬

人師古曰不欲統屬於人告軍吏曰武平君年少不知兵事勿聽因

矯以王命殺武平君畔章邯已破五逢擊陳柱國房君死

章邯又進擊陳西張賀軍勝出臨戰軍破張賀死臘月張

日秦之臘月夏之九月臣瓚曰建丑之月也師古曰史記

云胡亥二年十月誅為嬰十一月周文死十二月陳涉死

是也勝之汝陰還至下城父師古曰下城父地名其御在

賈殺勝以降秦葬碭謚曰隱王勝故洧人將軍呂臣為蒼

頭軍應劭曰洧人如謁者將軍姓呂名臣也時軍皆著青

頭中故曰蒼頭服虔曰蒼頭謂士卒青帛巾若赤眉之號以相別也師古曰洧潔也起新陽師古曰縣名攻陳下



武關留已徇南陽聞勝死南陽復為秦師古曰為音于偽反宋留不

能入武關迺東至新蔡遇秦軍宋留以軍降秦秦傳留至

咸陽車裂留以徇師古口徇行示也以示秦嘉等聞勝軍

敗迺立景駒為楚王引兵之方與師古曰之社也方與縣名也方音房與音豫

欲擊秦軍濟陰下使公孫慶使齊王欲與并力俱進齊王

曰陳王戰敗未知其死生楚安得不請而立王公孫慶曰

齊不請楚而立王楚何故請齊而立王且楚首事當令於

天下師古曰首事謂最先起兵田儋殺公孫慶秦左右校復攻陳下之

呂將軍走徼兵復聚如淳曰徼要也徼要散卒復相與番聚歛也師古曰徼音工堯反

盜英布相遇師古曰番即番陽縣也於番為盜故曰番盜番音蒲何反其後番字改作鄱攻擊

秦左右校破之青波文穎曰復以陳為楚會項梁立懷王地名也

孫心為楚王陳勝王凡六月初為王其故人嘗與儻耕者

聞之乃之陳叩宮門曰吾欲見涉宮門令欲縛之自辯數

乃置師古曰辯數謂自分別其姓名也并聲道與涉故舊之事故舍而不縛也效音山羽反不肯為

通勝出遮道而呼涉師古曰呼謂大喚也音火故反迺召見載與歸入宮

見殿屋帷帳客曰夥涉之為王沈沈者應劭口夥音禍沈沈宮室深邃之貌

也沈音長令反楚人謂多為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為王由陳涉始

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言客愚無知專妄言輕威

勝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由是無親勝者以朱防為中正

胡武為司過主司羣臣諸將徇地至今之不是者繫而罪



之以苛察為忠其所不善者不下吏輒自治師古曰不以自治

勝信用之諸將以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勝雖已

死其所置遣侯王將相竟亡秦高祖時為勝置守家于碭

至今血食王莽敗迺絕師古曰至今血食者司馬遷作史記本語也莽敗迺絕者班固之詞

也於文為衍蓋失不刪耳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韋昭曰臨淮縣初起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

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師古曰故姓今項城縣

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去梁怒之籍曰書

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奇

其意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學梁嘗有櫟

陽逮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史司馬欣以故事皆已

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師古曰言皆不及也每有大

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策以知其能

秦始皇帝東遊會稽渡浙江應劭曰浙音折晉灼曰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梁

與籍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師古曰

曰凡言族者謂族誅之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二寸力扛鼎師古曰扛舉也

音才氣過人吳中子弟皆憚籍秦二世元年陳勝起九月

會稽假守通張晏曰假守兼守也晉素賢梁乃召與計事灼口楚漢春秋云姓殷

梁曰方今江西皆反秦此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

百集傳



制於人守歎曰聞天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戒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

籍曰可行矣

師古曰動也音辨動目而使之籍遂也今書本有作聘字者流俗所改耳

拔劍擊斬守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

十百人

師古曰數十百人者八九十乃至百也他皆類此

府中皆讐伏莫敢復起

師古曰讐失氣也音章涉反

梁乃召故人所知豪更諭以所為

師古曰諭曉告也

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

師古曰四百諸縣也非得精郡所都故謂之下也

有一人

兵八千人部署豪桀為校尉候司馬

師古曰分都而署置之

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

任公衆乃皆服梁為會稽將籍為裨將

師古曰裨助也裨音頻移

反他音類此

徇下縣秦二年廣陵人召平為陳勝徇廣陵

師古曰

未下聞陳勝敗走秦將章邯且至廼渡江矯陳王令

拜梁為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梁廼以八

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

嬰者故東陽令史

蘇林曰曹史也曹此曰漢儀注令史曰令史丞史師古曰晉說史是也

居縣素信為長者

師古曰素立恩信號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

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

師古曰適主也音與的同

請陳嬰嬰謝不能遂

強立之縣中從之者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異軍蒼頭特

起

應劭曰言與衆異也

嬰母謂嬰曰吾為廼家婦聞先故未曾貴

師古曰



汝也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  
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廼不敢為王謂其軍吏項氏世  
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師古曰言  
人為將不可求勝也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師古曰倚依也音於倚反其眾從之廼  
以其兵屬梁梁渡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服虔曰英布起  
於蒲地因為號也如淳曰史記項羽紀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自此更有蒲將軍也師古曰此二人也服說  
失之若是一人不當先言姓名後乃稱將軍也凡六七十萬人軍下邳是時秦嘉已  
立景駒為楚王軍彭越城東欲以距梁梁謂軍吏曰陳王首  
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背陳王立景駒大逆亡道廼  
引兵擊秦嘉軍敗走追至胡陵嘉還戰師古曰復來戰一日嘉死

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而西章

邯至栗師古曰栗縣名地理志屬沛郡梁使別將朱鷄石餘樊君與戰餘

樊君死朱鷄石敗亡走胡陵梁廼引兵入薛誅朱鷄石梁

前使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師古曰阬

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

沛往居鄴人范增晉灼曰鄭音鄴絕之鄴師古曰居鄴縣

兼本春秋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師古

其計畫非是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

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服虔曰南

老人在其怨深足以亡秦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

可與專一



長今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皆爭附君者師古曰蠡古蟬

而起言其衆也一說蠡與鋒同言鋒銳而起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

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

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為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古師

曰肝音許于反台音怡梁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師古曰亢音初

章邯既殺齊王田儋於臨菑師古曰高紀及儋傳並言於

田假復自立為齊王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

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東阿田榮即引兵歸逐王假假亡走

楚相田角亡走趙角弟閒故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儋子

市為齊王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俱

西師古曰趙讀曰足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閒迺發兵梁曰

田假與國之王張晏曰與黨與也窮來歸我不忍殺趙亦不殺角

閒以市於齊張晏曰若市買相貿易以利也梁救榮難榮

待以禮又曰以貿易他利以齊已害遂背德可轉假以伐

齊故曰市市貿易也晉灼曰致令楚殺田假以為已利而

楚保全不殺以買其計故曰市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市

齊遂不肯發兵助楚梁使羽與沛公別攻城陽屠之西破

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

西略地至雍丘大破秦軍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梁

起東阿比至定陶再破秦軍師古曰比音必寐反羽等斬李由益

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



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廼使宋義於齊道遇齊使

者高陵君顯張晏曰各顯封於高陵曰公將見武信君乎

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

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師古曰銜枚解在高

紀梁死沛公與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下沛公羽

相與謀曰今梁軍敗士卒恐乃與呂臣俱引兵而東呂臣

軍彭城東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梁軍則以為

楚地兵不足憂廼渡河北擊趙大破之當此之時趙歇為

王陳餘為將張耳為相走入鉅鹿城師古曰趙歇張耳秦將

王離涉間圍鉅鹿張晏曰秦二將也王離章邯軍其南築

甬道而輸之粟師古曰章邯為甬道而運陳餘將卒數萬

人軍鉅鹿北所謂河北軍也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

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

敗徵師古曰徵證也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說之師古

讀曰因以為上將軍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諸別

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師古曰冠軍言北救趙至安陽留不

進師古曰今相秦三年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

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

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虻張晏曰搏音博蘇林曰蝱喻秦蝱

當寬邯等也如淳曰猶言本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趙也師古曰搏擊也言以手擊牛之背可以殺其上蝱而



不能破敵喻今將無方欲滅秦不可盡力與今秦攻趙戰

勝則兵罷我承其敵師古曰罷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

必舉秦矣師古曰鼓行謂擊鼓而行無畏懼也故不如先關秦趙夫擊輕銳

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

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皆斬遣其子襄和齊身送之無

鹽師古曰縣名飲酒高會師古曰高會大會也天寒大雨士卒凍飢羽曰

將勦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飢民貧卒食半菽孟康曰半王升

軍無見糧師古曰糧見在之糧

趙舉秦強何敵

趙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趙舉秦強何敵

敵夫以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秦強何敵

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師古曰屬委也

飲音之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卹士卒而徇私宴非計撥

之臣也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師古曰即就也出

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讙服

也師古曰讙失氣也音之涉反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梧枝梧猶枝打也

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迺相與共

立羽為假上將軍師古曰假借也使人追宋義子及之

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為上將軍羽已

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

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迺悉引兵

前漢傳一 頁一



渡河已渡皆湛師古曰湛讀曰沈謂破金甌燒廬舍持

三口糧視士必死無還心師古曰視於是至則圍王離與

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秦將虜王離涉間

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師古曰言諸侯軍救鉅

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

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師古曰呼反諸侯軍人入惴恐

服虔曰喘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

音章端反於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軍行以

車為陳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師古曰滕行而前莫敢仰視

羽絲是始為諸侯上師古曰讀與由同將軍兵皆屬焉章邯軍棘

原晉灼曰地名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師古曰卻

略二世使人讓章邯師古曰讓責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

咸陽留司馬門三日師古曰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

故總謂宮之外師古曰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不

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事亡可為

者師古曰言不可相國趙高顛國主斷師古曰顛今戰而

勝高嫉吾功不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亦遺章

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并鄢郢北阬馬服服虔曰馬服趙

將有功賜號馬服馬服猶服馬也故世稱之攻城略地不

可勝計而卒賜死師古曰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

地數千里服虔曰金城縣所治也蘇林曰在上郡師竟斬

竟斬



陽周孟康曰：縣名也。屬上郡。晉灼曰：恬賜死，死於此縣。何者功多秦不能封，因以

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已十萬數，而諸侯

並起，茲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師古曰：諛，諂也。今事急，亦恐二世

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師古曰：塞，當也。使人更代以脫其

禍。師古曰：脫，免也。將軍居外久，多內隙，有功亦誅，亡功亦誅，且天

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

旅立而欲長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文

曰：關東為從，關西為橫。孟康曰：南北為從，東西為橫。師古曰：言欲如六國時共敵秦，二說皆是也。還兵，謂迴兵內嚮。

以攻秦也。從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為戮乎？師古

謂鏃也。古者斬人加於鏃。章邯派疑陰使侯始成使羽欲

上而斫之也。鏃音竹。林反。

約鄭氏曰：侯，軍侯也。始，姓也。成，名也。約未成，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服虔曰：漳

水津也。孟康曰：在鄴西三十里。漳南與秦戰，再破之。羽悉引兵擊秦軍

汧水上。師古曰：汧水在鄠西南。大破之。邯使使見羽，欲約。羽召軍

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羽乃與盟。洹水南殷

虛上。應劭曰：洹水在湯陰界。殷虛，故殷都也。師古曰：洹水出於林慮縣東北。至干長樂，入清水。洹音和，洛音袁，非也。虛，讀

曰：墟。已盟，章邯見羽流涕，為言趙高。羽迺立章邯為雍

王，置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將秦軍行前。師古曰：行前，漢謂居前而行。

元年，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

師古曰：今穀州新安城是。異時諸侯吏卒徭役屯戍過秦中，師古曰：異時，猶言先

時也。秦中，關中秦地也。秦中遇之多亡狀，師古曰：無善形狀也。及秦軍降諸侯

中秦地也。秦中遇之多亡狀。及秦軍降諸侯



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吏卒多竊言  
資將軍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  
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  
羽羽迺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  
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  
是夜擊阬秦軍二十餘萬人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聞  
沛公已屠咸陽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  
門聞沛公欲王關中獨有秦府庫珍寶亞父范增亦大怒  
勸羽擊沛公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  
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師

曰自解猶開曰沛公從百餘騎乘車馬自陳封秦府

庫還軍霸上以待大王閉關以備他盜不敢背德羽意既

解范增欲害沛公賴張良樊噲得免語在高紀後數日羽

迺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

貨略婦女而東秦民失望師古曰沛公入關後節自處約

焚燒恣其殘酷故關中之人失所望也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

塞之地肥饒可都師古曰伯羽見秦宮室燒殘又懷

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師古曰言無人韓

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張晏曰沐猴猶猴也師古

類人也果然羽聞之斬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

如人之言也羽聞之斬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



上其地羽既背約使人致命於懷王懷王曰如約羽迺曰  
懷王者吾家武信君所立耳非有功伐張晏曰積功曰伐何以得  
顯主約師古曰顯與專同天下初發難服虔曰兵起時也假立諸侯後以  
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  
皆將相諸君與籍力也懷王亡功固當分其地王之諸將  
皆曰善羽迺陽尊懷王為義帝曰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  
居上游文穎曰水之流上曰游或作流師古曰游即流也徙之長沙都郴師古曰郴音尹林反  
迺分天下以王諸侯羽與范增疑沛公業已講解蘇林曰講和也  
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民皆居  
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而

參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  
陽以西長史司馬欣故櫟陽獄吏嘗有德於梁都尉董驪  
本勸章邯降故立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立驍為翟  
王王上郡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瑕丘公申陽者孟康曰瑕立縣之老人也姓申名陽張耳師古曰變謂愛幸也先下河南迎楚河  
上立陽為河南王趙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立卬為殷  
王王河內徙趙王歇王代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立為  
常山王王趙地當陽君英布為楚將常冠軍立布為九江  
王番君吳芮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帥百粵佐諸侯從入關立芮為衡  
山王義帝柱國共敖師古曰共讀曰龔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為

前漢書一  
頁首



臨江王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師古曰荼音塗從楚救

趙因從入關立荼為燕王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

都從共救趙入關立都為齊王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

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羽立安為濟北王

田榮者背梁不肯助楚擊秦以故不得封陳餘棄將印去

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

之三縣孟康曰繞南皮三縣以番君將梅鋗師古曰鋗音火反功

多故封十萬戶侯羽自立為西楚霸王師古曰伯王梁楚

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田榮聞羽徙齊王市膠東而

立田都為齊王大怒不肯遣市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都

都走楚市畏羽廼亡之膠東就國榮怒追殺之即墨自立

為齊王予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越廼擊殺濟北王田安

田榮遂并王三齊之地時漢王還定三秦羽聞漢并關中

且東師古曰言方欲齊梁畔之大怒廼以故吳令鄭昌為

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擊彭越越敗蕭公角等時張良

徇韓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

師古曰如本要約也又以齊梁反書遺羽羽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

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不行使將將數千人往

二年羽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陳餘使張同夏說齊王

榮師古曰夏說讀曰悅下曰項王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



故王於醜地師古曰醜惡也而王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

廼北居代餘以為不可師古曰義不當然聞大王起兵且不聽不

義師古曰凡不義之事皆不聽順願大王資餘兵師古曰資給使擊常山以復

趙王請以國為扞蔽師古曰猶為齊之藩屏齊王許之因遣兵往陳

餘悉三縣兵師古曰悉盡也與齊併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

漢陳餘迎故趙王歇反之趙趙王因立餘為代王羽至城

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

北燒夷齊城郭室屋師古曰夷平也皆阬降卒係虜老弱婦女徇

齊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

得亡卒數萬人反城陽羽因留連戰未能下漢王劫五諸

侯兵服虔曰時有十八諸侯漢得其五師古曰常山河南魏韓殷也解在高紀十八諸侯漢時又先已得卷罷

非也矣服說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羽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

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漢王皆已破彭城收其

貨賂美人日置酒高會羽廼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

日中大破漢軍張晏曰一日之中或曰早擊之漢軍皆走

迫之穀泗水臣瓚曰二水皆在沛郡彭城漢軍皆南走山師古曰走楚趣也音奏

又追擊至靈辟東睢水上師古曰睢音雖漢軍卻為楚所擠臣瓚

排也師古曰音子多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睢水為不

流師古曰言殺人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語在高紀太公

呂后間求漢王師古曰間行而求之反遇楚軍楚軍與歸羽常置軍

前漢書 卷之...



中漢王稍收散卒蕭何亦發關中卒悉詣滎陽戰京索間

師古曰索音山客反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漢軍滎陽築甬

道取敖倉食三年羽數擊絕漢甬道漢王食乏請和割滎

陽以西為漢羽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不取

後必悔之羽乃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與陳平金四萬斤

以間楚君臣師古曰間音居危反語在陳平傳項羽以故疑范增稍

奪之權范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

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師古曰疽音千餘反於是漢將紀信

詐為漢王出降以誑楚軍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從西門出

令周苛樅公魏豹守滎陽師古曰苛音何樅音千答反漢王西入關收

兵還出宛葉間師古曰葉音武涉反與九江王黥布行收兵羽聞之

即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

戰下邳殺薛公羽乃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臯羽

已破走彭越師古曰擊破之令其走引兵西下滎陽城亨周苛殺樅

公虜韓王信進圍成臯漢王跳師古曰跳音徒彫反獨與滕

公得出北渡河至脩武從張耳韓信楚遂拔成臯漢王得

韓信軍留止使盧縮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共擊

破楚軍燕郭西師古曰燕縣政南屬東郡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

餘城羽聞之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欲

挑戰慎毋與戰勿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復從



將軍於是引兵東四年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  
 羽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  
 年十三蘇林曰令之舍人兒也臣贊曰往說羽曰彭越強  
 劫外黃師古曰強音其兩反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  
 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  
 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  
 下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  
 怒渡兵汜水師古曰汜音凡解在高紀卒半渡漢擊大破之盡得楚國  
 金玉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咎故斬獄掾  
 欣故塞王羽信任之羽至睢陽聞咎等破則引兵還漢軍

方圍鍾離師古曰昧昧於滎陽東師古曰昧音莫葛反羽軍至漢軍畏楚盡走

險阻師古曰走音羽亦軍廣武相守乃為高祖置太公其上淳如

曰高祖且之上也李奇曰軍中集樽謂之姐師古告漢王

曰今不急下吾亨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

師古曰若汝也約為兄弟吾翁即汝翁師古曰翁謂父也必欲亨迺翁幸

分我一杯羹師古曰迺亦汝也古者少杯盛羹今之側杯有兩耳者是也羽怒欲殺之

項伯曰天下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

但益怨耳羽從之迺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徒以吾兩

人之意也師古曰匈匈謹擾之意也他皆類此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

子為也師古曰罷讀曰疲漢王笑謝曰吾寧關智不能關力羽令



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應劭曰樓煩胡人也李

縣入善騎射謂士為樓煩取其稱耳楚挑戰三合樓煩輒

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叱之

師古曰瞋目張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

復出漢王使問問之廼羽也師古曰問漢王大驚於是羽

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羽十罪師古曰數責

語在高紅羽怒伏弩射傷漢王漢王入成臯時彭越數反

梁地絕楚糧食又韓信破齊且欲擊楚羽使從兄子項它

為大將龍且為裨將師古曰它音徒何反且音子余反高

是救齊韓信破殺龍且追至城陽虜齊王廣信遂自立為

齊王羽聞之恐使武涉往說信語在信傳時漢關中兵益

出食多羽兵食少漢王使侯公說羽羽廼與漢王約中分

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為漢東者為楚歸漢王父母妻子已

約羽解而東五年漢王進兵追羽至故陵復為羽所敗漢

王用張良計致齊王信建成侯彭越兵及劉賈入楚地圍

壽春大司馬周殷叛楚舉九江兵隨劉賈迎黥布與齊梁

諸侯皆大會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帥諸侯兵圍之數重

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廼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

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騶常騎

師古曰蒼白雜毛曰騶蓋以其色名之廼悲歌忼慨自為歌詩曰力拔山兮

力拔山兮

力拔山兮

力拔山兮



氣蓋世時不利兮，雖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

若何？師古曰：汝也。歌數曲，美人和之。羽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

能仰視。於是羽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師古曰：戲

也。音許宜反。又音許為反。漢書通以戲為旌麾及指麾字。夜直潰圍南出，馳平明。漢軍

迺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羽。羽渡淮，騎能屬者百

餘人。師古曰：屬，聯及。羽至陰陵，迷失道。五康曰：屬九江也。問一

田父，田父給曰：左。文穎曰：給，欺也。欺，令左也。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

及之。羽復引而東，至東城，迺有二十八騎追者數千。羽自

度不得脫，師古曰：晚免。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

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伯有天下。師古

曰：伯讀。然今卒困於此，師古曰：卒，終也。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

日固決死，願為諸軍決戰，必三勝。斬將艾旗，迺後死。師古

音使諸君知吾非用兵罪，天亡我也。於是引其騎，因四隤

山。孟康曰：四下隤，陔也。而為圜陳，外嚮。師古曰：圜，陳也。外嚮，謂兵

刃皆在漢騎圍之，數重。羽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

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為三處。於是羽大呼馳下。師古曰：呼

故漢軍皆披靡。師古曰：披，音普被反。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為郎騎

追羽，羽還叱之。師古曰：還，謂迴面也。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師古曰

開張而易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羽所居，分軍為三，復圍

之。羽迺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



廼謂騎曰何如騎皆服曰如大王言於是羽遂引東欲渡

烏江臣瓚曰在牛者烏江亭長檣舡待服虔曰檣音蟻如淳曰南

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

急渡今獨臣有舡漢軍至亡以渡羽笑曰廼天亡我何渡

為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亡一人還縱江東

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

心乎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亡敵

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廼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

接戰羽獨所殺漢軍數百人羽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

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郭古曰汝也馬童面之張晏曰以故人難親

所之故皆之也如淳曰面謂不正也師古曰如說非也

面謂背之不面也面縛亦謂反情而縛之杜元凱以為

但見其也指王翳曰如淳曰指亦王翳指此項王也羽廼曰吾聞漢購

我頭千金邑萬戶師古曰購以財吾為公得鄧展曰今公

或作灼曰得廼自劉王翳取其頭亂相蹂躪師古曰蹂踐爭

羽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楊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

其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為列侯漢王廼以魯公號樊

羽於穀城諸項支屬皆不誅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賜姓

劉氏

贊曰昔賈生之過秦曰應劭曰賈生書有過秦二篇言秦

因之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師古曰殽謂殽山今陝縣東一殽是



也函謂函谷今桃林君臣固守而闕周室有席卷天下包

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之心張晏曰括結囊括也言其能包含天下師古曰

極遠之地也師古曰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師古曰內立法

度務耕織脩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

而取西河之外師古曰言其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師古曰

文王孝公之子武王惠文王之弟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

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

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師古曰

口締結也從音子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師古曰

之趙有平原師古曰勝楚有春申師古曰魏有信陵師古曰

之

曰公子無忌為信陵君此四賢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

重士約從離橫師古曰約誓為從欲以分離為橫兼章魏

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

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程景蘇厲樂毅

之徒通其意師古曰吳起孫臏帶他兒良王廖田忌廉

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師古曰音類忍反他音徒常以十

倍之地百萬之軍仰關而攻秦師古曰秦之地形高而諸

侯故云仰關也今流俗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遁然而

不敢進師古曰遁巡謂疑懼而卻退也遁音子旬反流俗

而征賦云遁逃以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已困矣師古曰

奔竄斯亦誤矣

前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四



音子木反也 於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

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音古曰漂鹵也鹵

音言殺人多也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強國請服

弱國入朝施及孝文莊襄王師古曰施延也孝文王昭襄

子即始皇父也享國之日淺國家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

之餘烈師古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襄王振長策而馭宇

內師古曰以乘馬為喻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

合執敵扑以鞭笞天下師古曰敵短杖也扑搏也師古威

震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粵之君頽首係

頸師古曰頽音俯委命下吏廼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

籬師古曰籬音如人家之有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師古曰卻胡

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

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師古曰墮毀收

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師古曰鏑音鏑箭足也師古

音是也如鑄以為金人十二師古曰所謂公仲者也三輔

帝二十六午初兼天下改諸侯為郡縣一法律以弱天下

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師古曰踐登也師古曰晉說也因河為

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川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

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師古曰問之為誰又天下已

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

無疆也

百六十一



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

子服虔曰以繩係戶樞也孟康曰瓦甕為窻也也亡隸之人如淳曰亡古文遷徙之

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知文讀曰墨翟宋

陶朱猗頓之富師古曰越人范蠡越止於陶自謂陶朱

躡足行伍之間如淳曰躡音疊師而免起阡陌

之中如淳曰時皆僻屈在阡陌之中也師古曰免帥罷散

之卒將數百之眾師古曰疲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

旗師古曰揭音竭謂豎之也天下雲合響應師古曰響言

起而亡秦族矣且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

若也師古曰自若陳涉之位非齒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

中山之君齊師古曰齒謂鉏耰棘矜不敵於鈎戟長鋌也度

說非也鉏耰也鉏初也耰也棘矜也晉灼曰耰耨也師古曰服

用鉏耰及戈戟之禮鉏也言往者秦鉏耰陳涉起時但

列反適戍之眾不亢於九國之師師古曰適讀曰謫謂罪

抗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師古曰曩

反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

廣長絜六師古曰絜謂圍束之也度比權量力不可同年

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師古曰區區小貌也招八州

而朝同列鄧展曰招舉也百有餘年然后以六合為家師

古師



曰后與後同般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師古曰墮也音火規反

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周生亦有言鄭氏曰周時賢人也則古曰史記稱太史公曰余聞之周生則知非同時人蓋姓周耳

舜日重童子項羽又重童子師古曰童子之許子豈其苗裔邪何

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以傑蜂起相與並爭

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稟勢拔起隴畝之中音卒拔之

拔都展曰疾起也三年遂將五諸侯兵滅秦分裂天下而

威海內封立王侯政繇羽出師古曰繇與由同號為霸王師古曰伯讀曰

霸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師古曰近及羽背關懷

楚放逐義帝師古曰懷楚謂思東歸而都彭城而怨王侯

畔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始霸王之國欲

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不

自責過失迺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哉

陳勝項籍傳第一



漢書三十二

張耳陳餘傳第二  
班固  
漢書三十二

張耳陳餘傳第二

班固

漢書三十二

正義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耳大梁人也

臣贊曰今陳留大梁城也

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

師古

曰毋忌六國時信陵君也言及尚及見毋忌為之賓客

嘗亡命遊外黃

師古曰命者名也凡言亡

命謂脫其名籍而逃亡

外黃富人女其美庸奴其夫

師古曰言不恃賴其夫視之若

庸奴亡即父客

如淳曰父時故賓客也師古曰歸也音丁禮反

父客謂曰必欲求

賢夫從張耳女聽為請決嫁之

師古曰請決絕於前夫而嫁於耳

女家厚

奉給耳耳以故致千里客官為外黃令

陳餘亦大梁人好儒術遊趙苦陘

張晏曰苦陘章帝醜其名改曰漢昌師古曰陘

刑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餘年少父事耳相與為刎頸

行集傳二

長耳



交師古曰列斷也列頸交者言託契深重高祖為布衣時

嘗從耳遊秦滅魏購求耳千金餘五百金兩人變名姓俱

之陳為里監門師古曰監門卒之職以自隱吏嘗以過咎餘餘欲

起耳攝使受笞謂引持之攝吏去耳數之曰師古曰數責始

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餘謝罪陳涉起

斬至陳耳餘上謁涉師古曰上其謁而見涉及左右生平

數聞耳餘賢見大喜陳豪桀說涉曰將軍被堅執銳帥士

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功德宜為王陳涉問兩人兩人

對曰將軍瞋目張膽師古曰張膽言勇之甚出萬死不顧之計為天

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視天下私師古曰私讀曰元願將軍毋

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師古曰如此野樹立也

無交兵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

恐天下解也師古曰解謂離散其心也涉不聽遂立為王耳餘復說陳

王曰大王興梁楚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遊趙知

其豪桀師古曰與相知也願請奇兵略趙地於是陳王許之以所

善陳人武臣為將軍耳餘為左右校尉與卒三千人從白

馬渡河師古曰津名即今白馬縣界也至諸縣說其豪桀師古曰至河

曰秦為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為長城之後南有五領之

成服虔曰山領有五因以為名交趾合浦界有此領師古曰服說非也領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

耳而別標名則有五為五領

鄧德明南康記曰大庾領一也桂陽騎

陽揭陽是為五領

前漢書二



田領二也九真都龐領三也臨賀萌者領外內騷動百姓

罷敵師古曰疲頭會箕歛服虔曰吏到其家人人以供軍

費財匱力盡師古曰重以苛法師古曰重使天下父子不

相聊師古曰言無聊今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莫不嚮應

唱嚮讀曰響家自為怒各報其怨師古曰為縣殺其令

丞郡殺其守尉今以張大楚王陳師古曰言張建大楚使

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

非人豪也夫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

成割地之業此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迺行收兵得數萬

入號武信君師古曰武下趙十餘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

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其令徐公降武信君又

說武信君以侯印封范陽令語在通傳趙地聞之不戰下

者三十餘城至邯鄲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蘇林曰

而郤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

以為將軍而以為校尉迺說武臣曰陳王非必立六國後

師古曰今將軍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晉灼曰介音憂

介師古曰二說並非也不王無以填之師古曰填且陳王聽

讒還報恐不得脫於禍師古曰脫免願將軍毋失時武臣

乃聽遂立為趙王以餘為大將軍耳為丞相使人報陳王

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相國房君諫曰



秦未亡今又誅武臣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

急引兵西擊秦陳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耳子

敖為成都君使使者賀趙趣兵西入關師古曰趣耳餘說

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師古曰言力不能制其事安撫為權宜之

計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

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

趙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曆

略上黨師古曰黨音烏點反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趙王乃

與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聞出為燕軍所得師古曰聞出謂長閒隙而

微出燕囚之欲與分地師古曰要劫之今割也使者往燕輒

殺之以固求地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曰蘇林曰廝

養人者也舍謂所舍宿主人也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

師古曰謝其舍謂告其舍中人也故下言舍中人皆笑今

流谷書本於此舍下報吾為二公說燕與趙王載歸師古

加人字非也廝音斯舍中人皆笑曰使者往十輩皆死若何以能得王

也師古曰若汝乃走燕壁師古曰走音奏燕將見之問曰知臣何

欲燕將曰若欲得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

曰賢人也曰其志何欲燕將曰欲得其王耳趙卒笑曰君

未知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

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也師亦各欲南面而王夫臣之與



武臣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

耳今君囚趙王念此兩人名為求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

分趙而王夫以一趙尚易燕師古曰易輕也音弋政反况以兩賢王左

提右挈而責殺王滅燕易矣師古曰提挈言相扶持也燕以為然乃歸

趙王養卒為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

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

使遺良書不封張晏曰欲其漏也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誠能

反趙為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之邯鄲益請兵師古

曰之未至道逢趙王姊從百餘騎良望見以為王伏謁道

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良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官

有一人曰天下叛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

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良以得秦書欲反趙未決

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遂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趙

人多為耳餘耳目者故得脫出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耳

餘曰兩君羈旅張晏曰羈寄旅客也而欲附趙難可獨立立趙後輔

以誼師古曰謂求取六國時趙王後而立之以名義自輔助也可就功師古曰就成也乃求得

趙歇立為趙王居信都張晏曰信都襄國也李良進兵擊餘

餘敗良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

其城郭師古曰夷平也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餘北

前集傳二

東餘



道屬河師古曰屬及王離師古曰離古餉字王離兵

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耳數使人召餘餘自度兵

少不能敵秦不敢前數月耳大怒怨餘使張騫陳釋往讓

餘師古曰讓責也曰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死而公

擁兵數萬不肯相救胡不赴秦俱死師古曰胡何也且什有一二

相全師古曰十中尚餘曰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

秦今俱死如以肉餒虎何益師古曰餒餓反張騫陳釋曰事

以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後慮餘曰吾顧以無益師古曰顧思念

也師古曰嘗試也至

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得萬

餘人來皆壁餘旁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

羽悉引兵渡河破章邯軍諸侯軍乃敢擊秦軍遂虜王離

於是趙王歇張耳得出鉅鹿與餘相見責讓餘問張騫陳

釋所在餘曰騫釋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

皆沒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

也師古曰望怨望也次下亦同豈以臣重去將哉師古曰重難也廼脫解印綬

與耳耳不敢受餘起如廁客有說耳曰天子不取反受其

咎今陳將軍與君印綬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耳乃佩其

印收其麾下餘還亦望耳不讓趨出耳遂收其兵餘獨與



都耳從項羽入關項羽立諸侯耳雅遊多為人所稱師古曰雅

故也言其久故倦遊交結項羽素亦聞耳賢廼分趙立傑是以多為人所稱譽也

耳為常山王治信都師古曰治為治信都更名襄國餘客

多說項羽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羽以餘不從入關聞

其在南皮即以南皮旁三縣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耳之

國餘愈怒曰耳與餘功等也今耳王餘獨侯及齊王田榮

叛楚餘乃使夏說說田榮師古曰夏說讀曰悅曰項羽為

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

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杆蔽師古曰杆蔽田榮欲樹

黨乃遣兵從餘餘悉三縣兵師古曰悉盡也襲常山王耳耳敗走

曰漢王與我有故張晏曰漢王布衣而項王疆立我我欲

之楚師古曰羽既疆盛又為所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

入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師古曰分先

至必王楚雖疆後必屬漢耳走漢漢亦還定三秦方圍章

邯廢丘耳謁漢王漢王厚遇之師古曰高紀云元年五月

兵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地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

漢二年十月陳餘擊常山王張耳耳敗走降漢而此傳乃

言方圍廢丘時耳謁漢王隔以他事於後始云漢餘已敗

耳皆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餘師古曰立

以為代王餘為趙王弱國初定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

國守代師古曰為代漢二年東擊楚使告趙欲與俱餘曰



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求人類耳者斬其頭遺餘餘乃遣

兵助漢漢敗於彭城西餘亦聞耳詐死即背漢漢遣耳與

韓信擊破趙并陘斬餘泝水上蘇林曰泝音祗也晉灼曰

晉二說皆是也蘇音泝敬之祗音執夷反古音如追殺趙

王歇襄國四年夏立耳為趙王五年秋耳薨謚曰景王子

敖嗣立為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王后七年高祖從

平城過趙趙王旦暮自上食體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

罵詈甚慢之師古曰箕踞者謂趙相貫高趙午年六十餘

故耳客也怒曰吾王孱王也孟康曰冀州人謂懦弱也說教

曰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恭皇帝遇王

無禮請為王殺之敖齧其指出血師古曰自齧其指出血

皆漢也曰君何言之誤且先王亡國賴皇帝得復國師古曰

反目德流子孫秋豪皆帝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等十餘

人相謂曰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背德且吾等義不辱今

帝辱我王故欲殺之何廼汙王為師古曰言何事成歸王

事敗獨身坐耳八年上從東垣過師古曰擊韓王信餘貫

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文穎曰置人廁上過欲宿心

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不宿去九年貫

高怨家知其謀告之於是上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等十

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



謀而并捕王公等死誰當白王不反者師古曰乃檻車與

王詣長安師古曰檻車者車而為檻形高對獄曰獨吾屬

為之王不知也吏榜笞數千師古曰榜謂捶擊之刺爇身

無完者應劭曰以鐵刺之又燒灼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

王以魯元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廼女

虜師古曰廼女也廷尉以貫高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

素知之師古曰泄音蘇此固趙國立名我不侵為然諾者也師古曰

猶犯上使泚公持節問之復輿即印視泚公師古曰復輿

為輿形如今之食輿矣高時榜笞刺爇委勞苦如平生歡

師古曰勞苦相勞問其勤苦也與語問張王果有謀不師古曰高曰人情

豈不各愛其父母妻子哉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

吾親哉師古曰易代也顧為王實不反師古曰顧獨吾等為之具

道本根所以王不知狀於是泚公具以報上上廼赦趙王

上賢高能自立然諾使泚公赦之告曰張王已出上多足

下師古曰多猶重也故赦足下高曰所以不死白張王不反耳今

王已出吾責塞矣師古曰塞當也且入臣有篡弒之名豈有面

目復事上哉乃仰絕亢而死蘇林曰亢頸也俗所謂

耳爾雅云亢鳥籠即喉龍教已出尚魯元公主如故師古



尚食同意訓尚為主言主掌之失其理矣公主既尊又非物類不得以主掌為辭貢禹又云諸侯則國人承公主益知主不得封為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皆以為諸侯言主掌也

相郡守語在田叔傳及孝惠高后文景時張王客子孫皆為二千石初孝惠時齊悼惠王獻城陽郡尊魯元公主為

太后師古曰為齊太后以母禮事之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

侯赦復薨呂太后立敖子偃為魯王以母為太后故也師古

曰以公主為齊王太后故立其子為王又憐其年少孤弱乃封敖前婦子二

人壽為樂昌侯侈為信都侯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廢魯王

及二侯孝文即位復封故魯王偃為南宮侯薨子生嗣武

帝時生有罪免國除元光中復封偃孫廣國為睢陵侯師古

音雖曰睢薨子昌嗣太初中昌坐不敬免國除孝平元始二年

繼絕世封敖玄孫慶忌為宣平侯食千戶

贊曰張耳陳餘世所稱賢其實客廝役皆天下俊桀所居

國無不取卿相者然耳餘始居約時晉灼曰始在貧賤約之時相然

信死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慕用之誠

師古曰鄉讀曰嚮嚮謂曩昔也後相背之盭也師古曰盭古也勢利之交古

入羞之蓋謂是矣

張耳陳餘傳第二







市救魏師古曰楚遣項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

各為其民約降師古曰與章邯約降定各自殺師古曰但

而身自魏豹亡走楚楚懷王予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

已破秦兵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為魏王師古曰項

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羽封諸侯欲有梁地師古曰羽欲

迺徙豹於河東都平陽為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

豹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王敗還至滎陽豹請視

親病師古曰謂至國則絕河津畔漢漢王謂酈生日緩頰

往說之酈生往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師古曰

疾也白駒謂日今漢王嫚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奴耳非

有上下禮節吾不忍復見也漢王遣韓信擊豹遂虜之傳

豹詣滎陽以其地為河東太原上黨郡漢王令豹守滎陽

楚圍之急周苛曰反國之王難與共守遂殺豹師古曰反

也叛

田儋狄人也師古曰狄縣名也故齊王田氏之族也師古

齊也六國時儋從弟榮榮弟橫皆豪桀宗彊能得人陳涉使周

市略地北至狄狄城守儋陽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

殺奴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以

音定今流俗書本為字作鴻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

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



立為齊王發兵擊周市市軍還去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  
 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儋將兵救  
 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殺儋於臨濟下儋從弟榮  
 收儋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儋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田  
 假為王田角為相田間為將以距諸侯榮之走東阿章邯  
 追圍之項梁聞榮急廼引兵擊破章邯東阿下章邯走而  
 西項梁因追之而榮怒齊之立假廼引兵歸擊逐假假亡  
 走楚相角亡走趙角弟間救趙因不敢歸榮廼立儋子  
 市為王榮相之橫為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  
 盛項梁使使趣齊兵共擊章邯師古曰趣讀曰促榮曰楚殺田假

趙殺角間廼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

之不誼趙亦不殺田用田間以市於齊齊王曰螻蟻手則

斬手螻足則斬足應劭曰螻一名蝮螻蟻也螻人手足則

文皆以為螻即蝮也博三寸首大如擘而郭璞云各自一

種蛇其螻蝮細頸大頭焦尾色如絞文間有毛似猪鬃

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非蝮之類也以其俗

名證之郭說得矣蝮若土色所在有之俗呼土蝮其蝮唯

出南方蝮音芳六反蝮音火各反蝮音式亦何者為害於

反蝮音許偉反肇者人手大指也音步歷反何者為害於

身也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手足戚文穎曰言將亡身

曰田假於楚非手足之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天下則

親也師古曰墳說也

齟齬首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齟齬則齧也師古曰

音五絞反楚趙不聽齊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

音五絞反

楚趙不聽齊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



殺項梁師古曰擊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

鉅鹿項羽由此怨榮羽既存趙降章邯西滅秦立諸侯王

廼徙齊王市更王膠東治即墨師古曰治謂都之也齊將

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為齊王治臨菑故齊王建

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羽

立安為濟北王治博陽榮以負項梁不肯助楚攻秦故不

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羽榮使人將

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都亡走楚

榮留齊王市母之膠東市左右曰項王強暴王不就國必

危市懼廼亡就國榮怒追擊殺市於即墨還攻殺濟北王

安自立為王盡并三齊之地師古曰三齊齊項王聞之大

怒乃北伐齊榮發兵距之城陽榮兵敗走平原平原民殺

榮項羽遂燒夷齊城郭師古曰夷平也所過盡屠破齊人相聚畔

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

帥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廼釋齊師古曰釋解也而歸擊漢

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榮陽以故橫復收齊城邑立榮

子廣為王而橫相之政事無巨細皆斷於橫定齊三年間

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使華毋傷田解師古曰二人

反軍歷下以距漢張晏曰濟南會漢使酈食其往說王廣

及相橫與連和橫然之廼罷歷下守備縱酒師古曰縱放

也故意而飲



且遣使與漢平師古曰方韓信廼渡平原襲破齊歷下

軍因入臨菑王廣相橫以酈生為賣已而亨之師古曰謂

合廣東走高密橫走博蘇林曰秦守相田光走城陽師古

相者言為相而將軍田既軍於膠東楚使龍且救齊師古

音子反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曹參破殺龍且虜齊王

廣漢將灌嬰追得守相光至博而橫聞王死自立為王還

擊嬰嬰敗橫軍於贏下晉灼曰泰山贏縣也橫亡走梁歸

彭越越時居梁地中立且為漢且為楚師古曰言在楚美

兩助之也中韓信已殺龍且因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灌

嬰破殺齊將田吸於千乘師古曰吸遂平齊地漢滅項籍

漢王立為皇帝彭越為梁王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

人入海居陽中韋昭曰海中高帝聞之以橫兄弟

本定齊齊之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有亂廼使

使赦橫罪而召之橫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食其今聞其

弟商為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為庶人守海陽中

使還報高帝廼詔衛尉酈商曰齊王橫即至人馬從者敢

動搖者致族夷師古曰族夷廼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意

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師古曰大者謂橫不來且發

兵加誅橫廼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師古曰傳至尸鄉

廢置應劭曰尸鄉在偃橫謝使者曰人臣見



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師古曰

曰王者自稱曰孤蓋謂謙也老子德經曰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今漢王為

天子而橫廼為亡虜北面事之其媿固已甚矣又吾身入

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師古曰併音步鼎反縱彼畏天子之詔不

敢動搖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不過欲壹

見我面貌耳陛下在雒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

未能敗猶可知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

帝高帝曰嗟乎有以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師古曰更音工衛反豈

非賢哉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為都尉發卒二千以王者

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從之高帝聞而大驚

以橫之客皆賢者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至

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也張晏曰孺子為孽師古曰孽謂庶耳張說非也長八尺

五寸項梁立楚懷王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

立韓公子橫陽君成為韓王欲以撫定韓地項梁死定陶

成犇懷王師古曰犇古奔字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徒

徇韓地得信以為韓將將其兵從入武關沛公為漢王信

從入漢中乃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王獨居此遷也士卒

皆山東人竦而望歸及其逢蠶東鄉可以爭天下鄭氏曰及

氣鋒也師古曰高紀及韓彭英盧傳皆稱斯說是楚王韓信之辭而此傳復云韓王信之語豈史家謬錯乎將二人



所勸大指實同也陳謂引領漢王還定三秦乃許王信先

拜為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

以不從無功不遣之國更封為穰侯文穎曰穰南陽縣也

師古曰文說後又殺之聞漢遣信略韓地乃令故籍游吳時

令鄭昌為韓王孟康曰項籍在吳距漢漢二年信略定韓

地十餘城漢王至河南信急擊韓王昌昌降漢乃立信為

韓王常將韓兵從漢王使信與周苛等守滎陽楚拔之信

降楚已得亡歸漢師古曰降楚之漢復以為韓王竟從擊

破項籍五年春與信剖符王潁川師古曰剖分也六年春

上以為信壯武北近鞏師古曰鞏南迫宛葉師古曰南

也宛音於元反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也乃更以太原

郡為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李奇曰

馬之被師古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請治馬邑上許之秋

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

信數間使有二心師古曰上賜信書責讓之曰專死不勇

專生不任李奇曰言為將軍齊必死之意不得為勇齊必

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

者朕所以責於君王師古曰言雖處危亡之地執忠信得

書忍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

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師古曰上黨之縣斬其將王喜信



亡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張曼曰白土縣立名也屬上郡

趙苗裔趙利為王師古曰六國時趙後復收信散兵而與信及冒頓

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等屯廣武以

南至晉陽師古曰廣武亦太原之縣與漢兵戰漢兵大破之追至于離

石復破之師古曰離石西河之縣匈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漢令車騎

擊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谷上居晉陽使

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上遂至平城上白登服虔曰臺名去平城七里

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師古曰在平城東山上去平城十餘里今其處猶存服說非也匈奴騎

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師古曰閼氏匈奴單于之妻也閼音於連反氏音支閼氏

說冒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危居七日胡

騎稍稍引去天霧漢使入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

上曰胡者全兵李奇曰言唯弓矛無雜仗也請令彊弩傳兩矢外鄉師古

曰傳讀曰附每一弩而加兩矢外鄉者以禦敵也鄉讀曰纒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

亦至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信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

令王黃等說誤陳稀十一年春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師古

曰代即之縣漢使柴將軍擊之鄧展曰柴奇也應劭曰柴武也晉灼曰奇武之子師古曰應說

是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叛亡而復歸輒復故位

號不誅也師古曰復音扶目反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

罪急自歸信報曰陛下擢僕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

榮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寇攻馬邑僕不

能死

能死

能死



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為反寇將兵與將軍爭一

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文穎曰大夫種

二人皆越王句踐之臣也大夫種位為大夫名種也有功

於越而句踐逼令自死范蠡即陶朱公也浮海而逃之齊

又居陶自號朱公竟以壽終信引之以自喻者僕有三罪

蓋言種不去則見殺蠡逃亡則獲免蠡音禮

而欲求活此伍子胥所以償於吳世也蘇林曰償音奮孟

子胥得罪於夫差而不知去所以斃於世今僕亡匿山谷

間日暮乞食蠻夷師古曰乞音方問反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育

者不忘視師古曰痿風痺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

斬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積當城生子因名曰頽

當韓太子亦生子嬰至孝文時積當及嬰率其眾降漢封

頽當為弓高侯晉灼曰功臣嬰為襄城侯晉灼曰功臣吳

楚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傳子至孫孫無子國絕嬰孫以

不敬失侯積當孽孫媽鄭氏曰音陽陵之陽師貴幸名顯

當世媽弟說師古曰說以校尉擊匈奴封龍頽侯師古曰

後坐酎金失侯復以待詔為橫海將軍擊破東越封按

道侯師古曰史記年表并衛青傳載韓說初封龍頽侯後

疾名說按道侯皆與此傳同而漢書功臣表乃云龍頽

列城還為光祿勳掘蠡太子宮為太子所殺師古曰掘子

興嗣坐巫蠱誅上曰游擊將軍死事無論坐者服虔曰時

而無為之論坐伏辜者也臣瓚曰按說無故見殺而子復



二說皆非言韓說以揭盡為太子所殺死於國事忠誠可  
閱今興雖以巫蠱見誅其昆弟宗族應從坐者可勿論之  
所以遠也乃復封興弟增為龍頤侯增少為郎諸曹侍中光  
祿大夫昭帝時至前將軍與大將軍霍光定策立宣帝益  
封千戶本始二年五將征匈奴增將三萬騎出雲中斬首  
百餘級至期而還神爵元年代張安世為大司馬車騎將  
軍領尚書事增世貴幼為忠臣事三主重於朝廷為人寬  
和自守以溫顏遜辭承上接下無所失意保身固寵不能  
有所建明五鳳二年薨謚曰安侯子寶嗣亡子國除成帝  
時繼功臣後封增兄子岑為龍頤侯薨子持弓嗣王莽敗  
乃絕

贊曰周室既壞至春秋末諸侯耗盡師古曰耗減也言漸少而盡也音呼到反  
而炎黃唐虞之苗裔尚猶頗有存者師古曰謂神農黃帝堯舜之後秦滅  
六國而上古遺烈掃地盡矣師古曰楚漢之際豪傑相王烈業也  
唯魏豹韓信田儋兄弟為舊國之後然皆及身而絕橫之  
志節實客慕義猶不能自立豈非天虐韓氏自弓高後貴  
顯蓋周烈近與晉灼曰韓先與周同姓其後苗裔事晉封於韓原姓韓氏韓厥其後也故曰周烈臣  
贊曰案武王之子方於三代世為最近也師古曰左氏傳云刑晉應韓武之穆也據如此贊所云則韓萬先祖武王之裔而杜預等以為出自曲沃成師未詳其說與讀曰歟

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班固  
 漢書三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相擇為吏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也  
 又不能治主為商賈師古曰行賈曰商坐賈曰賈常從人寄食其母死  
 無以葬廼行營高燥地令傍可置萬家者師古曰言其有大志也行音下  
 更反燥音先老反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張晏曰未起鄉屬淮陰亭長妻苦之  
 告厭也師古曰廼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鄉屬淮陰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  
 亦知其意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章昭曰  
 漂音匹妙反飯音扶晚反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  
 心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班固

漢書三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韓信淮陰人也家貧無行不得相擇為吏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也

又不能治主為商賈師古曰行賈曰商坐賈曰賈常從人寄食其母死

無以葬廼行營高燥地令傍可置萬家者師古曰言其有大志也行音下

更反燥音先老反信從下鄉南昌亭長食張晏曰未起鄉屬淮陰亭長妻苦之

告厭也師古曰廼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鄉屬淮陰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

亦知其意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章昭曰

漂音匹妙反飯音扶晚反竟漂數十日信謂漂母曰吾

心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



曰王孫如豈望報乎淮陰少年又侮信曰雖長大好帶刀

言公子也言公子也劍怯耳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師古曰衆辱於

兩股之間也於是信熟視流涕出跨下師古曰流一市皆笑信以

為怯及項梁度淮信乃杖劍從之師古曰言直帶一劍更無餘資居戲下

無所知名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梁敗又屬項羽為郎

中信數以策干項羽羽弗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

得知名為連敖李奇曰楚官名坐法當斬其疇十三人皆已斬師古曰

疇也疇也至信信仰視適見滕公師古曰滕公夏侯嬰曰上不欲就天下乎

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弗斬師古曰釋也與語大

說之言於漢王漢王以為治粟都尉上未奇之也數與蕭

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遁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

言師古曰度計量也音大各反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

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

何來謁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師古曰若汝也何曰臣非

敢亡追亡者耳上曰所追者誰也曰韓信上復罵曰諸將

亡者以數十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

國士無雙師古曰為國士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張晏曰無

事用信也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決師古曰顧

也思念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

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



將何曰雖為將信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  
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小嫚無禮師古曰嫚與慢同今拜大將如召  
小兒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日齋戒設壇場具  
禮乃可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  
韓信也一軍皆驚信已拜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  
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  
項王耶師古曰鄉讀曰嚮上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  
項王師古曰料量也與如也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  
唯師古曰唯應也與如也信亦以為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  
言項王為人也項王意烏猝嗟千人皆廢李奇曰猝嗟也言羽一

此差千人皆失氣也晉灼曰意烏悲怒聲也猝嗟形發動也廢不收也師古曰意烏晉說是也猝嗟暴猝嗟歎也猝音千然不能任屬賢將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此特匹夫之勇也師古曰特也項王見人恭謹言語灼灼師古曰灼灼和好也音許千反人有病疾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忍不能予蘇林曰利音利角之利刑與專同手弄角訛不忍授也師古曰刑音五九反轉音大官反又音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多怨百姓師古曰結怨於百姓百姓不附特劫於威疆服耳師古曰疆音其兩反其下強以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師古曰羽自號西楚霸王亦同霸王故云各為霸也故



曰其疆易弱師古曰易使弱也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

何不誅師古曰言何所不誅也下皆類此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

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師古曰散謂四散而立功且三秦王為秦

將師古曰章邯將秦子弟數歲而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

其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

邯欣翳脫師古曰脫免也音土活反秦父兄怨此三人痛於骨髓今楚

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豪亡所

害師古曰秋豪喻微細之物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

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戶知

之師古曰言家家皆知王失職之蜀民亡不恨者師古曰今王舉而

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師古曰檄謂檄書也傳檄可定於言不足用兵也檄解在高紀於

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師古曰師

南韓殷王皆降令齊趙共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

發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間師古曰索音山客反以故楚

兵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師古曰却音退也卻音丘略反塞王欣

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魏亦皆反與楚和漢王使酈生往

說魏王豹豹不聽乃以信為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

毋用周叔為大將乎曰栢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擊魏

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迺益為疑兵師古曰多疑也陳船



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邑

服皮曰罌

罌缶以度也韋昭曰以木為罌如罌缶也師古曰服說

是也罌缶謂統之大腹小口者也音一政反臨晉在今同

州朝邑縣界夏陽在韓城縣界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河東使

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

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滎陽漢王與兵三萬人遣張耳

與俱進擊趙代破代禽夏說闕與

李奇曰夏說代相也孟

上黨昭縣師古曰說讀曰信之下魏代漢軼使人收其精

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

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

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

說新喋血闕與

師古曰喋音喋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

趙師古曰言其此乘勝而去國遠關其鋒不可當臣聞千

里餽糧士有飢色

師古曰言難繼蘇後嬰師不宿飽

師古曰言難繼蘇後嬰師不宿飽

軌騎不得成列師古曰方軌謂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

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

師古曰間路微路也

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鹵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

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聞兵法什則



圍之倍則戰師古曰言多十倍者可以今韓信兵號數萬

其實不能千里襲我亦以罷矣師古曰罷讀曰疲今如此避弗擊

後有大者何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

君策信使閒人窺知其不用師古曰閒人微伺之也還報則大喜乃

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師古曰舍息也夜半傳發

選輕騎二千人孟康曰傳令人持一赤幟之屬也音武志

從閒道單山而望趙軍師古曰單音蔽依山間使敵不見

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師古曰

汝令其裨將傳餐服虔曰立駐傳餐食也如淳曰小飯曰

食字音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噉然陽應曰諾孟康曰

不精明也劉德曰音無師古曰劉音是也音文府反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壁

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師古曰音胡郎反恐吾阻險而

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

將旗鼓行出井陘口師古曰音行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

於是信張耳奔鼓旗走水上軍師古曰走趣也音奏復疾戰趙空壁

爭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

師古曰殊絕也謂決意必死也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即

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

耳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大驚以漢為皆已破趙王將

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弗能禁於是漢兵夾擊破虜趙

王

王

王



軍斬成安君泝水上師古曰泝音祗禽趙王歇信乃令軍

毋斬廣武君有生得之者購千金項之有縛而至戲下者

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師古曰鄉諸校効首

虜休皆賀師古曰諸校諸部也猶今言謂各致其所獲因問信曰兵法

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

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

諸君弗察耳師古曰顧念也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

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歐市人而

戰之也師古曰經亦謂兵法也歐與驅同也忽入其勢非

置死地人人自為戰今即予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

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於是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

伐齊何若有功師古曰何若廣武君辭曰臣聞亡國之大

夫不可以圖存師古曰圖謀也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臣者何

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

秦伯師古曰百里奚本虞臣也後事於秦遂非愚於虞而

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

亦禽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

必有一失愚者千慮亦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顧恐臣計未足用師古曰顧念也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

勝之計一日而失之軍敗部下李奇曰部音美也此故



改曰身死泚水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二

十萬眾誅成安君各聞海內威震諸侯眾庶莫不輟作怠

惰靡衣媮食傾耳以待命者師古曰媮字同媮苟也言為靡

也今足下舉勸敵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師古曰

顯露也屈盡也見音欲戰不接曠日持久糧食單竭師古曰

亦若燕不破齊必距境而以自彊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

未有所分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信曰然則何由師古曰

何計也言當從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

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此首燕路師古曰首謂趣也音式宛反然後發

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師古曰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簡

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故有

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信曰善敬奉教於是用廣武君

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王趙以

撫其國漢王許之楚數使奇兵度河擊趙王耳信往來救

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卒佐漢楚方急圍漢王滎陽漢王出

南之宛葉師古曰之往也宛葉二縣名得九江王布入成

臯楚復急圍之四年漢王出成臯度河獨與滕公從張耳

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壁張耳韓信未起即

韓信未起即



其卧奪其印符

師古曰就其卧奪

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

獨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信

為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

文穎曰謂趙人未常見發者

信引兵東未

度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信令

擊齊語在通傳信然其計遂度河襲歷下軍至臨菑齊王

走高密使使於楚請救信已定臨菑東追至高密西楚使

龍且將號稱二十萬

師古曰且首子余反

救齊齊王龍且并軍與信

戰未合

師古曰欲戰而未交兵也

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窮戰其鋒不

可當也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

師古曰近其室家懷顧望也

不如

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

師古曰信臣常

城聞三

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三里安居亦齊城皆反之其勢無

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

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跨下無兼人之勇不

足畏也且救齊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半可得

師古

曰自謂當得封齊之半地

何為而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

師古曰濰音

以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陽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

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

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

追北至城陽虜虜楚卒皆降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

追北至城陽虜虜楚卒皆降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



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師古曰邊近也不為假王以填之其執

不定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為假王當

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使者所齎書也

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而來佐我師古曰汝也乃欲

自立為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

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

變生漢王亦寤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

以假為遣張良立信為齊王徵其兵使擊楚楚以亡龍且

項王恐使盱台人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從漢與楚楚

王與足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師古曰必謂必信之言居項王掌

握中數矣師古曰數音山角反然得脫背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

如此今足下雖自以為與漢王為金石交師古曰補金石者取其堅固

然終為漢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在

項王即亡次取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今

釋此時自必於漢王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邪信謝曰

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

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數萬

之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師古曰下衣音於記反下食讀曰飲也言聽計用

吾得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幸為信謝項王武

涉已去崩通知天下權在於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語



在通傳信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大漢王不奪我齊遂不聽

漢王之敗固陵用張良計徵信將兵會垓下項羽死高祖

襲奪信軍徙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

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師古曰以耻辱之曰公小人為德不竟師古曰

曰言晨炊蓐食召辱已少年令出跨下者以為中尉告諸將相曰

此壯士也方辱我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師古曰

曰就成也成項王亡將鍾離昧師古曰昧音莫家在伊廬劉德曰東海胸南有此邑韋昭曰今中廬縣也與信善項王敗昧

亡歸信漢怨昧聞在楚詔楚捕之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

出入師古曰行音下更反有變告信欲反師古曰凡言變告非常之事書聞古

師古曰昧音莫師古曰韋說非也中廬在襄陽之南

曰聞於天子上患之用陳平謀偽游於雲夢者實欲襲信信弗

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自度無罪師古曰度音大反欲謁上恐

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喜亡患信見昧計事昧

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若欲捕我自媚漢吾今死

公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剗信持其首謁於

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

烹張晏曰狡猶猾也師古曰此黃石公三略之言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雒陽

赦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稱疾不朝師古曰朝朝見

也從從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師古曰鞅鞅志不羞與絳

灌等列嘗過樊將軍噲噲趨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



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為伍師古曰言俱為列侯上嘗從容與信言諸將師古曰從音千容反能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如公何如曰如臣多多益辦耳上笑曰多多益辦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後陳豨為代相監邊辭信信挈其手師古曰挈謂執提之與步於庭數匝仰天而歎曰子可與言乎吾欲與子有言豨因曰唯將軍命信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反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信

之曰謹奉教漢十年豨果反高帝自將而往信稱病不從

陰使人之豨所而與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

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信信因欲殺之

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

欲召恐其黨不就師古曰黨音他朗反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帝

所來稱豨已破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病強入賀師古曰給信

也計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師古曰鍾室謂懸鍾之室信

方斬曰吾不用蒯通計反為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

三族高祖已破豨歸至聞信死且喜且哀之問曰信死亦

何言呂后道其語高祖曰此齊辯士蒯通也召欲亨之通



至自說釋弗誅

師古曰自說謂自解也釋故也置也

語在通傳

彭越字仲昌邑人也常漁鉅野澤中為盜

師古曰漁捕魚也鉅野即今鄆

野鉅陳勝起或謂越曰豪桀相立畔秦仲可効之越曰兩

龍方鬪且待之

師古曰兩龍謂秦與陳勝

居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

人往從越請仲為長越謝不願也少年強請乃許與期旦

日日出時後會者斬旦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

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強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

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

師古曰一校之長也校音下教反

皆笑曰何至

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壇祭令徒屬徒屬

皆驚畏越不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

公之從碭北擊昌邑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亦

將其眾居鉅野澤中收魏敗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

越眾萬餘人無所屬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

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令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

軍漢二年春與魏豹及諸侯東擊楚楚將其兵三萬餘人

歸漢外黃

師古曰於外黃來歸漢

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

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魏咎從弟真魏也

鄭氏曰豹西真魏後也

拜越為魏相國擅將兵略定梁地

師古曰擅專也使專為此事

漢王之

敗彭城解而西也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

漢三年越常往來為漢游兵擊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王與



漢王相距滎陽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皐自東收越所下城邑皆復為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項王南走陽夏師古曰走並音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粟十餘萬斛以給漢食漢王敗使使召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柰何留侯曰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亡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師古曰蚤今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許以王彭越又言所以許韓信語在高紀於是漢王發使使越如留侯策使者至越乃引兵會陳下項籍

死立越為梁王都定陶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

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徵兵梁梁王稱病使

使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師古曰讓責也梁王恐欲自

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即為禽不如遂

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太僕有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

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

具張晏曰扈輒勸越反越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臣瓚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具也師古

是也瓚說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徙蜀青衣文穎曰青西

至鄭師古曰即今華州鄭縣是也逢呂后從長安東欲之雒陽道見越

越為呂后泣涕自言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詔與俱



東至雒陽音后言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遺患

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吕后令其舍人告越復謀

反廷尉奏請遂夷越宗族

黥布六人也師古曰六縣名也解在高紀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

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臣

曰幾近也師古曰幾音鉅依反人有聞者共戲笑之布以論輸驪山師古曰有

罪論決而輸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

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為羣盜師古曰陳勝之起也布

乃見番君師古曰番音蒲何反其眾數千人番君以女妻之章邯之

滅陳勝破吕臣軍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青波師古曰地

名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會稽西渡淮布以兵屬梁梁西擊

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師古曰言其驍勇為衆軍之最項梁聞陳涉死立

楚懷王以布為當陽君項梁敗死懷王與布及諸侯將皆

軍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懷王使宋

義為上將軍項籍與布皆屬之北救趙及籍殺宋義河上

自立為上將軍使布先涉河師古曰涉謂無舟楫而渡也擊秦軍數有

利籍乃悉引兵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

諸侯諸侯兵皆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

兵西至新安又使布等夜擊阬章邯秦卒二十餘萬人至

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師古曰間道微道也遂得

前集傳四 卷之四 七十四



入至咸陽布為前鋒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都六尊  
 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廼陰令布擊之布使將追殺之郴  
 齊王田榮叛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布稱病不往遣將  
 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  
 怨布數使使者譙讓召布師古曰譙讓責之也譙音在笑反布愈恐不敢  
 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布又多其材師古曰猶重也  
 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  
 地至虞師古曰即今宋州虞城縣是也謂左右曰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  
 下事者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  
 使淮南師古曰孰誰也使之發兵背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

天下可以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乃與二十人俱使淮南

至太宰主之服虔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

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為弱此臣之所為使師古曰此

事正是臣所為來欲言之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

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師古曰質錡也言伏於錡上而

斧斬之錡音竹林反以明背漢而與楚也太宰廼言之王王見之隨

何曰漢王使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

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師古曰鄉讀曰嚮次下亦同隨何曰

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

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李奇曰版牆也築杵也以為士卒先



大王宜悉淮南之眾師古曰悉盡也身自將為楚軍前鋒今乃發

四千人以助楚去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

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埽淮南之眾日夜會戰彭

城下師古曰埽者謂盡舉之如掃地之為今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淮者陰

拱而觀其孰勝師古曰欵手曰拱孰誰也夫託國於人者

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師古曰鄉舉也而欲厚自託

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

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師古曰負加也加以其背

剛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特以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

還守成臯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僻壘分卒守徼乘塞楚

人還兵間以梁地服虔曰梁在楚漢之中深入敵國八九

百里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

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

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能也師古曰不足

讀曰疲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疆適足

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

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

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留

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

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況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

前漢書四



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  
叛楚與漢未敢泄楚使者在文穎曰在淮南王所也方急責希發兵

隨何直入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  
者起何因說布曰事已構師古曰構結也言背楚之事以結成也獨可遂殺

楚使毋使歸而疾走漢并力師古曰走音亦同布曰如使者教

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

師古曰縣名也在梁地數月龍且攻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

項王擊之故間行與隨何俱歸漢至漢王方踞牀洗師古曰洗

濯足也音先典反而召布入見布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張御

食飲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師古曰高祖以布先立為王恐其意自尊

大故峻其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於從官以悅其心此權道也張音竹亮反若今言張設於

是乃使人之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

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眾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

俱北收兵至成臯四年秋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

布使人之九江得數縣五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

周殷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郢下項籍死上置

酒對衆折隨何曰腐儒師古曰腐者爛敗言無所堪任為天下安用腐儒

哉師古曰高祖意欲褒賞隨何恐羣臣不服故對衆折辱令其自歎功勞也隨何跪曰夫陛下

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

能以取淮南乎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

淮南王曰



南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數萬騎五千也然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

師古曰乃以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

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六年朝陳七年朝雒陽九

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

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師古曰反者被誅皆以為醢即刑法志所云薶其骨肉是也

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

郡警急師古曰恐被收捕即欲發兵反布有所幸姬病就醫醫家與中大

夫貧赫對門師古曰貧音赫乃厚魏遺從姬飲醫家姬侍

王從容語次與赫長者也師古曰從音千容反王怒曰女安從知之

師古曰安從何由者也具道王疑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

上變事乘傳詣長安師古曰傳音張應反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

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師古曰及其未發兵先誅伐之上以其書

語蕭相國蕭相國曰布不宜有此師古曰不謀恐仇怨妄誣應有反謀

赫以罪亡上變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

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乃赦赫以為將軍召諸將問布

反為之柰何皆曰發兵阬豎子耳何能為汝陰侯滕公以

問其客薛公薛公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封之疏

爵而貴之張晏曰疏分也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

爵而貴之張晏曰疏分也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薛公曰



前年殺彭越往年殺韓信張晏曰往年與前三年同耳文相避也三人皆同功

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

楚令尹薛公其人有籌策可問上乃見問薛公對曰布反

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

負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

上計薛公對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

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

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

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師古曰重輜重也音直用反

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師古曰是薛者謂布也

公曰出下計上曰胡為廢上計而出下計師古曰薛公曰胡何也

布故驪山之徒也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後為百姓

萬世慮者也故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遂發兵自將

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必不能來使諸

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已死餘不足畏故遂反果如薛

公揣之文穎曰揣度也音初委反東擊荊荆王劉賈走死富陵師古曰富陵縣名屬臨淮郡

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閒師古曰二縣之閒也

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師古曰不聚一處分而為三欲互相救出奇兵或說楚將

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師古曰

曰謂在其本地戀土懷安故易逃散今別為三彼敗吾一餘皆走安能相救



不聽布果破其一軍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斬西會

師古曰會音工外反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鄧展曰望皆次瑞反解在高紀地名也

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諭謂布何苦而

反師古曰諭讀曰強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戰破布軍布走

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舊與番君婚故長

沙哀王使人誘布晉灼曰芮之孫回也師古曰據表云惠帝二年哀王回始立今此是芮之子成

王臣耳傳既不偽與俱亡走越師古曰偽謂許為此計布信而隨至

番陽番陽人殺布茲鄉師古曰鄉也鄭音口堯反遂滅之封賞赫

為列侯將率封者六人盧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晉灼曰親

父也綰之父與高祖父太上皇相愛及生男高祖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

兩家及高祖綰壯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

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羊酒高祖為布衣時有吏事避宅

綰常隨上下師古曰避宅謂不居其家潛匿東西及高祖初起沛綰以客從

入漢為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卧内

衣被食飲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至其

親幸莫及綰者封為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項籍死使綰

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寸李奇曰共敖子也還從擊燕

王臧荼皆破平時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上欲王綰為

羣臣缺望師古曰缺謂相缺也及虜臧荼乃下詔詔諸將

羣臣缺望師古曰缺謂相缺也及虜臧荼乃下詔詔諸將



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為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綰皆曰  
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上乃立綰  
為燕王諸侯得幸莫如燕王者綰立六年以陳稀事見疑  
而敗稀者宛句人也師古曰宛句縣名也地理志宛音於元反句音劬不知始屬濟陰  
所以得從及韓三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稀以郎中封  
為列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邊兵皆屬焉稀少時常稱  
慕魏公子師古曰謂信陵君無忌及將守邊招致賓客常告過趙師古曰因休去之傲而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稀所以  
待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師古曰言屈已禮之不以富貴自尊大趙相周昌  
乃求入見上具言稀賓客盛擅兵於外恐有變上令人覆

案稀客居代者諸為不法事多連引稀稀恐陰令客通使  
王黃曼立臣所師古曰二人皆韓王信所漢十年秋太上皇崩上因是  
召稀稀稱病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代王劫略趙代上聞  
乃赦吏民為稀所誑誤劫略者上自擊稀破之語在高紀  
初上如邯鄲擊稀師古曰如往也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稀使王黃  
求救匈奴綰亦使其臣張勝使匈奴言稀等軍破勝至胡  
故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  
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為  
燕欲急滅稀等稀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為虜矣公  
何不令燕且緩稀而與胡連和事實得長王燕即有漢急



可以安國勝以為然。廼私令匈奴兵擊燕。綰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以為者。綰寤，乃詐論他人，以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師古曰：間音居。竟反。而陰使范齊之，稀所欲，令久連兵毋決。音灼曰：使漢既斬稀，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其稀所上使使召綰。綰稱病，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綰，因驗問其左右。綰愈恐，閼師古曰：閼閉也。閉其蹤。蹟藏匿其人也。閼音必。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者，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漢族淮陰，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廼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類泄，辟陽侯聞之，歸

其報。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為燕使於。是上曰：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瘳，自入謝。師古曰：瘳與愈同。高祖崩，綰遂將其眾亡入匈奴。匈奴以為東胡盧王為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綰妻與其子亡降，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師古曰：舍止也。諸侯王及諸郡朝宿之館在京師者，謂之邸。為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綰妻亦病死。孝景帝時，綰孫它，以東胡王降。如淳曰：為東胡王而封為惡谷侯。傳至曾孫有來降也。東胡烏丸也。罪國除。

呂尚秦時番陽令也。師古曰：番音蒲。何反。甚得江湖間民心，號曰番



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歸芮芮妻之

師古曰嫁女與之也妻音于計反他

皆類因率越人舉兵以應諸侯沛公攻南陽迺遇芮之將

梅銷

師古曰銷與偕攻析酈南陽酈音郎益反降之及

項羽相王

李奇曰自以芮率百越佐諸侯從入關故立芮

為衡山王都邾

師古曰邾音朱又音妹其將梅銷功多封十萬戶為

列侯項籍死上以銷有功從入武關故德芮徙為長沙

都臨湘一年薨諡曰文王子成王臣嗣薨子哀王回嗣薨

子共王右嗣

師古曰共薨子靖王堯嗣孝文後七年薨無

子國除初文王芮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

師古曰漢約非劉氏不王而芮王故著令中使特正也

至孝惠高后時封芮庶子二人為列侯傳國數世絕

贊曰昔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而王者八國張耳吳芮彭

越黥布臧荼盧縮與兩韓信皆徼一時之權變以詐力成

功師古曰徼要也音工竟反咸得裂土南面稱孤見疑強大懷不自安

事窮勢迫卒謀叛逆終於滅亡張耳以智全至子亦失國

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絕慶流支

庶有以矣夫

師古曰以其不用詐力也著于申令而稱忠也師古曰申

也次

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漢書卷之四十四 荆燕吳傳第五 班固 漢書三十五

荆燕吳傳第五

班固

漢書三十五

正義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荆王劉賈高帝從父兄也師古曰父之兄弟之子為從父兄弟也言本同祖從父而別

不知其初起時漢元年還定三秦賈為將軍定塞地師古曰塞音先代反

從東擊項籍漢王敗成臯北度河得張耳韓

信軍軍脩武深溝高壘使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擊楚度白

馬津師古曰即今滑州白馬縣河津也入楚地燒其積聚師古曰倉廩之屬以

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已而楚兵擊之賈輒避不肯與

戰而與彭越相保師古曰保謂依恃以自安固漢王追項籍至固陵使

賈南度淮圍壽春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師古曰間謂私



而招之周殷反楚佐賈舉九江迎英布兵皆會陳下誅項

籍漢王因使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縮西南擊臨江王共

尉師古曰共教之尉死以臨江為南郡賈既有功而高祖

子弱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填天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乃下

詔曰將軍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羣臣皆曰立

劉賈為荆王王淮東立六年而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賈

與戰弗勝走富陵師古曰縣名地為布軍所殺

燕王劉澤高祖從祖昆弟也師古曰言同曾祖高祖三年澤

為郎中十一年以將軍擊陳豨將王黃封為營陵侯高后

時齊人田生晉灼曰楚漢春秋云字子春游之資以畫奸澤服虔曰以

文穎曰以工畫得寵也師古曰共為澤大說之師古曰說

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獻壽而與之金田生已得金即歸

齊二歲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孟康曰與黨與也言不

不復與汝相知也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大宅令其子

求事吕后所幸大謁者張卿如淳曰奄人也居數月田生子請張

卿臨親脩具師古曰親父張卿往見田生帷帳具置如列

侯張卿驚酒酣廼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邸第百餘皆

高帝一切功臣今吕氏雅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如淳曰

高祖貴以女妻之推轂使為長者也師古曰謂翼戴崇功

至大又有親戚太后之重太后春秋長師古曰諸吕弱太



后欲立呂產為呂王王代呂后又重發之鄧展曰重恐大

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師古曰風

讀曰諷其太后必喜諸呂以王萬戶侯亦卿之有太后心

欲之而卿為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張卿大然之乃風

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

后賜張卿千金師古曰千金之金張卿以其半進田生田生弗受

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長

為大將軍獨此尚缺望師古曰缺音決今卿言太后裂十餘縣王

之彼得王喜於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之又太后女弟

呂須女亦為營陵侯妻故遂立營陵侯澤為琅邪王琅邪

王與田生之國急行毋留師古曰田生勸之出關太后果使人追

之已出即還澤王琅邪二年而太后崩澤乃曰帝少諸呂

用事諸劉孤弱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欲誅諸呂至梁聞漢

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師古曰齊

祝午給琅邪王琅邪王馳見齊王齊王因留琅邪王而使

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兵琅邪王既見欺不得反國

乃說齊王求入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代王亦從代至

具車送琅邪王與此傳不同疑此傳誤也代王亦從代至

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是為孝文帝文帝元年徙澤

為燕王而復以琅邪歸齊李奇曰本齊地前分澤王燕二

年薨謚曰敬王子康王嘉嗣九年薨子定國嗣定國與父

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二人姦定國



有所欲誅殺臣肥如令郢人郢人等告定國

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餘臣肥如知令郢人以告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肥如燕之屬縣也郢人者縣令之名也定國別欲誅其臣又欲誅肥

如令郢人而為定國使謁者以它法劾捕格殺郢人滅口

至元朔中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事下公卿皆議曰

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道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立四

十二年國除哀帝時繼絕世乃封敬王澤玄孫之孫無終

公士歸生為營陵侯師古曰無終其所屬縣也更始中為

其所殺師古曰更始劉貢父曰高后紀元年王諸呂

吳王濞高帝兄仲之子也高帝立仲為代王匈奴攻代仲

不能堅守棄國開行走維陽自歸天子不忍致法廢為合

陽侯子濞封為沛侯黥布反高祖自將往誅之濞年二十

以騎將從破布軍荆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

輕悍無壯王填之師古曰悍勇也諸子少師古曰少幼也乃立濞

於沛為吳王師古曰行至沛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

高祖召濞相之曰若狀有反相師古曰若汝獨悔業已拜

師古曰獨悔者心自懷悔不以語人也因拊其背師古曰拊摩也

擊之音芳羽反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邪然天下

同姓一家慎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

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章昭曰此有豫

字誤也但當言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東煮海水為



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

如淳曰鑄錢煮海收其利孝文時以足國用故無賦於民也

吳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

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

師古曰提

擲也音徒計反

於是遣其喪歸葬吳吳王愠

師古曰愠也音於問反曰天下

一宗

師古曰猶言同姓共為一家

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復遣喪

之長安葬吳王由是怨望稍失藩臣禮稱疾不朝京師知

其以子故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所

謀滋甚

師古曰滋益也

及後使人為秋請

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

淳曰濤不自行也使人代已致請禮

上復責問吳使者使

師古曰二說皆是也請音材姓反

者曰察見淵中魚不祥

服虔曰言天子察見下之私則不祥也

今吳王始詐

疾反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與更始

師古曰言赦其已往之事於是天子皆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

老不朝吳得釋其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

賦卒踐更輒予平賈

服虔曰以當為更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

民心為卒者顧其庸隨時月與平賈也晉灼曰謂借入自代為卒者官為出錢顧其時庸平賈也師古曰晉說也是也

謂庸直也歲時存問茂材賞賜問里

師古曰茂美也茂材者有美材之人也

它郡國吏欲來捕亡人者頌其禁不與

師古曰頌猶公也

如此者三十餘年以故能使其眾朝錯為太子家令得幸

皇太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

師古曰從音干容反數上書說之文帝

寬不忍罰以此吳王日益橫

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及景帝即位錯為



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

同姓故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二城師古曰孽亦庶也庶弟元王

王楚四十城兄子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

吳王前有太子之隙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不忍

因賜几杖德至厚也不改過自新迺益驕恣公即山鑄錢

煮海為鹽師古曰公謂顯然為之也即就也誘天下亡人謀作亂逆今削

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之其反遲禍大

師古曰亟急也皆居力反三年冬楚王來朝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為薄

太后服私姦服舍服虔曰服在喪次而私姦宮中也師古曰言於服舍為姦非宮中也服舍居喪

之次聖室請誅之詔赦削東海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

其常山郡膠西王卬以賣爵事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

議削吳吳王恐削地無已因欲發謀舉事念諸侯無足與

計者聞膠西王勇好兵諸侯皆畏憚之於是廼使中大夫

應高口說膠西王曰吳王不肖有夙夜之憂師古曰凡言不肖者謂其

鄙陋無所象似也解在刑法志不敢自外使使臣諭其愚心王曰何以教

之高曰今者主上任用邪臣聽信讒賊變更律令師古曰更改也

侵削諸侯徵求滋多誅罰良重師古曰滋亦益也良實也信也日以益甚

語有之曰括糠及米師古曰括古純字純用舌食也蓋以犬為喻也言初純糠遂至食米也純

音反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不得安肆矣師古曰肆

也吳王身有內疾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師古曰內疾謂在身中不顯於外請



音材反常患見疑無以自白師古曰白明也脅肩索足猶懼不見釋

師古曰脅肩也謂歛之也索古累字也竊聞大王以爵事

有過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師古曰言其本罪皆不合削地也此恐不

止削地而已王曰有之子將柰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

留同情相求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與大王同

憂願因時循理奔軀以除患於天下師古曰循順也意亦可乎膠

西王瞿然駭曰師古曰瞿然無守貌音居具反寡人何敢如是主上雖

急固有死耳安得不事師古曰安馬也高曰御史大夫朝錯營惑

天子侵奪諸侯師古曰營謂回繞之也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

有背叛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起此萬世一時而愁

勞聖人所以起也吳王內以朝錯為誅外從大王後車方

洋天下師古曰方音房又音旁猶翔翔也所向者降所指者下莫敢

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

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師古曰次舍息止之處也須待也

大王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王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

歸報吳王猶恐其不果廼身自為使者師古曰潛行而去也至膠西

面約之膠西群臣或聞王謀諫曰諸侯地不能為漢十二

師古曰不當漢十分之二為叛逆以憂太后非計也文穎曰王今承一

帝尚云不易假令事成兩主分爭患廼益生王不聽遂發

使約齊留川膠東濟南皆許諾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



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誅漢更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留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發兵西齊王後悔背約城守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王不得發兵膠西王膠東王為渠率師古曰渠大也與留川濟南共攻圍臨留趙王遂亦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師古曰悉盡也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同下與少子等皆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東越閩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前二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留川王濟南王趙王

楚王淮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

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嗣國除

庶子二人為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

幸教以漢有賊臣錯無功天

下侵奪諸侯之地使吏劾繫訊治以侵辱之為故

孟康曰故事也

師古曰言專以侵辱諸侯為事業

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

師古曰人君者

言諸王各絕先帝功臣進任姦人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陸自君其國絕先帝功臣進任姦人誑亂天下欲危社稷陸

下多病志逸不能省察

師古曰逸放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

雖狹地方三千里

師古曰狹音胡夾反人民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

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諸君皆不辭分其兵以隨

寡人師古曰謂其酋豪

又可得三十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

諸王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長沙以北

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



定之師古曰直當也言越地之北當長沙者也西走蜀漢中告越如淳曰告東越使定之也師古

曰此說非也言王子定長沙巴北而西趣楚王淮南三王蜀及漢中平定以訖使報南越也走音奏

與寡人西面師古曰淮南三王謂厲王三齊諸王與趙王子為王者淮南衛山濟北也

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或與寡人會雒陽師古曰臨晉關即今之蒲

關燕王趙王故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轉胡衆入津蕭關走長安師古曰走音奏匡正天下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元

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師古曰言心有所懷志不

沐也在洗欲壹有所出久矣師古曰謂發兵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

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所願

也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脩兵董聚糧食夜以

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皆為此師古曰為此謂欲願諸王勉反也為音于偽反願諸王勉

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

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皆為列

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師古曰以卒萬人或邑萬戶來降附者其封

賞則與大將同下皆類此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二

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

金它封賜皆倍軍法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

因師古曰於舊爵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不敢欺也寡人之外特更與之

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師古曰言處處諸郡國皆有之王日夜用之不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



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廼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鄴寄擊趙將軍藥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初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言故吳相爰盎召入見上問以吳楚之計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賊臣朝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師古曰適讀曰適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師古曰復音扶目反次下亦同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師古曰血刃謂殺傷人而刃著血也上從其議遂斬錯語具在盎傳以盎為泰常奉宗廟使吳王師古曰奉宗廟之指意也吳王弟子德侯為宗正師古曰德哀侯廣之子也輔親戚使至吳師古曰以親戚之意論說也吳楚兵已攻梁壁矣

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拜受詔吳王聞盜來亦知其

欲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盜而留軍中

欲劫使將盜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盜得夜亡走梁服虔曰梁

王與吳戰盜得奔梁遂歸報條侯將乘六乘傳會兵滎陽師古曰會兵謂集大

張戀反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

全師古曰意不自言得安全至雒陽也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

據滎陽師古曰言劇孟既不動據滎陽也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雒

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

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

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



淮泗口塞吳饒道

師古曰饒古餉字

使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

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

兵絕吳饒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

伯曰兵屯聚而西無它竒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

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竒也

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師古曰人亦藉假也

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自為已利於吳

為生患害師古曰蘇說非也上言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是則已疑祿伯矣下乃云多它利害謂分兵而去前事不測或有利害難可決機耳非重云畏其降漢者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

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

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不下直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

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無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大

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

王問吳老將老將曰此年少推鋒可耳安知大慮於是王

不用桓將軍計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

校尉行間侯司馬

孟康曰行伍間侯也師古曰在行伍間或為侯或為司馬也

獨周立

不用周立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王薄之不任周立

乃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

將也願請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廼予之周立得節夜馳

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入戶使從者



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白吳反兵且至屠下邳  
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至矣出乃相告下  
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  
城邑比至城陽兵十餘萬師古曰比必寐反破城陽中尉軍聞吳  
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師古曰度音大各反即引兵歸下邳未至  
靡發背死二月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蓋  
聞為善者天報以福為非者天報以殃高皇帝親垂功德  
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師古曰憐  
其國絕故加恩惠而更封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  
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而吳王濞背德反義誘

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

如淳曰幣錢也私錢穀亂天下錢稱疾不朝

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

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留川王賢

膠東王雄渠約從謀反

師古曰從音子容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

廟賊殺大臣及漢使者迫劫萬民伐殺無罪燒殘民家掘

其丘壘甚為虐暴而卬等又重逆無道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燒宗廟

鹵御物

如淳曰鹵抄掠也師古曰御物供宗廟之服器也

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

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

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皆殺無有所置

師古曰置校釋也敢有議

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



辟棄勝而前，銳其梁孝王，恐遣將軍擊之。又敗梁兩軍，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勸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又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李奇曰：相即張尚也。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即走條侯軍。師古曰：走音奏。會下邑欲戰。師曰：下邑，梁之縣。條侯不肯戰，吳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辟驚東南，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不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叛散。於是吳王廼與其戲下壯士千人夜亡去。師曰：戲讀曰：摩。又音許宜反。度淮走丹徒，保東越。東越兵可萬餘人，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師古曰：啗音徒。濫反。解在高紀。東越即給

吳王給誑也吳王出勞軍，使人鏃殺吳王。孟康曰：方言，鏃謂以矛戟撞之。音楚。江反。盛其頭，馳傳以聞。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吳

王太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條侯及梁軍楚王戍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淄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留川王各引兵歸國。膠西

王徒跣席，藁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還，臣觀之已罷。師古曰：罷讀曰疲。可龍衣，願收王餘兵擊之，不勝而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用，不聽。漢將弓高侯續當遣

王書。師古曰：續當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除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師古曰：言王欲以何理自安處。王

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師古曰：言王欲以何理自安處。王



肉袒叩頭漢軍辟謁曰臣叩奉法不謹驚駭百姓廼苦將  
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直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  
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玉頓首郟行對曰今者朝錯天  
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叩等以為不義  
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叩等謹  
已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為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  
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乃出詔  
書為王讀之曰王其自圖之師古曰王曰如叩等死有餘  
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留川濟南王皆伏誅酈將  
軍攻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不誅初吳

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三月皆破滅

贊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師古曰故雖疏屬以

策為王鎮江淮之間劉澤發於田生權激呂氏晉灼曰田

然卒南面稱孤者三澤先使張卿說封呂產恐其大臣缺

世事發相重豈不危哉晉灼曰劉澤以金與田生以事張

擅山海之利能薄斂以使其眾逆亂之萌自其子與師古

謂始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此矣朝錯為

國遠慮禍反及身毋為權首將受其咎豈謂錯哉師古曰

書之言贊引之者謂錯適當此言耳

謂錯適當此言耳



賁父曰按此有兩至雒陽失於刪除又按太尉云吾據棠陽則得劇孟  
 在棠陽在棠陽當叙在至雒陽下○又曰謂田生謀欲王劉澤先說張卿王  
 諸呂而後請王澤是發於相重也太史公作偉哉美其有成班固作危哉  
 謂其報難幸成也然觀上言稱孤者三世疑危字亦本是偉字後人不曉改  
 之

荆燕吳傳第五





